

國
朝
文
錄

午亭文錄卷三

澤州陳廷敬說叢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點

高安羅楷希孟校刊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總督江南江西謚清端子公傳

公諱成龍字北溟永寧人先世仕明者諱坦有聲宏治朝官至大中丞父時煌里中稱長者明末盜起西疆里中築堡于公先壠傍形家者言堡成不利于氏公笑曰我里千家保聚獨我家不利害少而利多堡當築矣堡成卒無害公生而才智絕人攻場屋應舉之文中崇禎己卯副榜入國朝仕爲羅城令羅城秦桂林地故

從今羅城廟起

多療癘又猺獞頑黠不可治仕或自罷去公喟然曰荒徼皆吾民
土惟國家所使人生仕宦豈擇險易哉且羅城可遂無官耶單裝
徑往羅城無城郭廬室居人數家公廨在叢篁深箐間披草木入
得微徑插籬棘爲門牖虎獻猿擲白晝行庭中陽陽穿壞壁去公
卽庭中累土爲几案其傍置爨一釜一盂炊煙併日召吏民來前
從容問所苦喻以急公敬上之義申令行事吏民皆烏言咿嚶與
之語心耳遯絕公解析譬曉神色愴易良久皆欣然拱聽旣去則
據案讀書以數錢貰惡酒獨酌醉則隱几而臥或竟日不冠履旣
數月吏民樂公坦懷益樂就當是時西粵數叛服羅城民皆竄山

谷而猪羣與大姓相讎殺民既失業則阻險爲盜他令或飾威規利民益疑畏不敢前公至則悉除諸禁附循殘氓誠意憐恤感人皆自至以田賦親輸公手或畱數錢置案上公問何意曰阿耶不要火耗不謀衣食甯酒而不買乎公感其意爲畱數錢計得酒一壺而止民益親愛因與朝夕問地方利害悉得其要領編置保甲約束猺民盜皆屏跡先是鄰猺殺掠我人畜歲二三至以爲常至是鼓勵鄉勇將進搗其巢猺大震懼自誓不敢犯界上歸所掠人畜夫然後民得安居盡力於耕稼之事矣每春時命兩猺昇竹兜行田野中見力耕者輒呼與語相勞苦民知公來皆率婦子環

獄。大姓大恐叩頭謝死罪。移時始得免。公乃爲陳順逆禍福之理。遂大感悟。自是數大姓皆奉法。以公事至者望籬門。股栗項縮。無復跳踉桀驁於公庭之上者矣。三年政成。臺使者勅粵中令以羅城爲法。公乃牒上寬征徭疏離引諸利弊所宜。興罷者行之。民愛敬如父母焉。公自來羅城從僕皆散去。二僕病不能去。旋亦皆死。羅人憐公。每晨夕視問安否。間斂金錢跪進云。知阿耶苦我曹供些少鹽米費耳。公笑謝曰。我一人何須如許物。可持歸易甘旨奉汝父母。一如我受也。眾快快持去。居數年。家人來。羅人則大喜。奔譁庭中。言阿耶人來好。將物安家去。又進金錢。如初。公又笑謝曰。

此去我家六千里。單人攜貲。適爲累耳。麾使去。眾皆伏泣。公亦泣。
卒不受。丙午秋試辦事外。簾公布袍數浣。破被如鐵。一蒼頭從眾。
簾官皆美服盛飾。僕從較好。公衣敝垢藍縷。諸吏人皆指目揶揄。
之大吏夙聞公名。指衣敝垢藍縷者曰必羅城令也。諸吏人皆相。
顧愕眙。于是大吏委公以試事。使專督之事。無不精當者。因與極。
論時事所宜及古今成敗是非得失之跡。公掀髯抵掌。詞氣激昂。
語有倫要。大吏甚器重之。交章舉公卓異在羅城七年。遷知合州。
公復牒十事上幕府。皆爲公行之。去羅城。羅人遮道呼號。公今去。
我儕無天矣。追送數百里。哭而還。一眇者獨留不去。公問故。曰民。

批枝二節以見其賢

賢

習星卜度公橐中貲不能及千里民技猶可資以行也。公感其意因不遣去會霪雨貲盡竟賴其力得達合州州領三縣合計纔遺

黎百餘人正賦十五兩而供役繁重不支官有驕從之費公盡除

○事○只○次○寫○
習弊畜一羸馬以家僕自隨府帖下取魚公曰民脂膏竭矣無憐

而問者顧乃欲漁吾魚吾安所得魚乎卒不與府中魚因極陳荒

殘疾困狀郡守笑謝爲裁革十餘事公念合州民多流亡往時新

歸流戶便卽力役而墾田旣熟土著訟而爭之以故集者復散公

皆爲區畫田廬牛種官立案籍復三年而後同新集者旣知田業

可恃爲已有而復無征發倉卒之憂遠近悅赴旬月之間戶以千

黃州專寫其治○盜

計未幾用前卓異遷黃州同知分鎮岐亭岐亭當黃麻偏界地多
江湖幽壑盜所窟巢時急盜案官文法頗繁張吏至譖忌不欲聞
盜盜反持畏吏所忌白晝行劫莫敢何問公捕得九人集諸父老
謂之曰此皆巨盜彼特捕後上解則牽制官吏長短往往得脫今
以示諸父老有能保後不爲盜者吾將貰之否則盡吾法諸父老
願以身保者二人立命銀鑄騎首繫七賊卽諸父老前爲坑坑之
盜自是驚匿嘗草笠蹇驥微行邨堡以周訪山川要害間里之情
僞貲大盜責以捕盜自贖捕輒得無脫者四方來謁者無貴賤皆
接以恩禮延問利病咨訪人物是以所興舉悉中人情黃州境壤

蒸蒸樂土矣。攝漢陽黃安通城事，皆先絕火耗飭保甲所至，輒著異跡。操守益自危苦惡衣疏食，以圖民之急。巡撫張朝珍雅重之。

辭

武昌

以下

則

大都

治兵尤

著勢

特以卓異聞。會滇逆亂作檄攝武昌事，問禦亂之策。公對以安人續心莫先停徵。求時朝珍草疏欲奏公意與合，以故凡兵事皆倚公。以辦公悉意擘畫，羽書交馳，師旅雲集，軍資億萬皆咄嗟而具。惡少憑依禁旅，罔敢指間。公立置之法，自大將軍申明軍令，甲士十餘萬擁公忿讐。公不爲動，詞譬理解，神色抗厲。知公不可奪，皆徐歛去。或謀得武昌大姓與賊交通，指藏器仗爲證。朝珍欲發兵捕而召公。公言自烽燧以來，武黃諸巨家多盡室避兵，良子湖中家。

人藏兵械以備他盜耳。若遽加兵，人人恐矣。跡之果無他。公之鎮定知大體，多此類也。用卓異遷知建寧。朝珍奏改武昌。時逆賊逼近蒲圻，人潰驚，城郭爲墟。公入城嚴斥堠，戢逃兵，招集居人，城以不墮。通我師岳長之徑，旬日成橋。山水暴漲，橋復壞。公以此去職。提會東山亂，作朝珍謂公極知君勞苦，然非公莫可辦賊。公曰：國恩至重，公知遇最深，敢辭艱乎？但黃州東連廬皖，北接光固，據三省形勝，整制七十二寨，其人剽悍善鬪，阻險跳梁，難以猝勝。若公見委，須便宜行事，方敢受命。朝珍大喜，自起酌公曰：君肯任事，吾無

補、級、錄、起。

要矣。勦撫一以聽君。需兵幾何。公曰：賊眾我寡。兵多適資亂以前。守蒲圻數人與俱足矣。遂嚴裝以行。初東山之亂也。妖人黃金龍詭言得天書寶劍來往興寧山中。煽惑愚民。匿跡黃麻劉君孚家。君孚點猾多智數。收召凶命。亦數能禽獲盜賊。守令多其能。每撫而用之。公鎮岐時。君孚亦嘗居門下。後得演逆僞劄。遂與金龍潛結河南江西諸渠魁。私立將帥。眾號十萬。約以七月起事。會有人欲發之。君孚恐事洩。遂以五月望反於曹家河。黃守將王宗臣率所部兵駐興福寺。麻城令屈振奇率鄉勇駐白果。約日進攻。君孚夜遣七騎斫黃將營。鄉勇亦自潰退保麻城。賊勢甚張。而諸盜

所在益蜂起。公行次陽邇，負知君孚雖反，以眾未合，猶豫持兩端。
遂兼程抵白果，距賊十里，止宿榜示督從者自首免罪。誣陷者卽妙用所以成黨。
赴訴過三日，以從賊論。於是投訴者日干計，公皆宥之。賊勢大孤。
君孚及其黨素服公恩信，聞公來，皆莫有鬪志。欲卽降，恐見誅。惟
擁眾自固。公度君孚倉卒反，其眾未聚可就撫，若旬日黨合，則難
圖矣。遂命自果鄉約一人持檄往，布太守來待，以不死之意，度已
至。賊所公則獨騎一黑驃，益獨與二人御趨，賊衆未至二里，
許命鳴鑼。前導者行呼太守來救，爾山中人君孚不虞公自來，尙
皇懼後山，令數百鳥銃弩矢夾道伏，望見公，皆燃火控弦擬器，公

公不顧直前。賊亦卒不敢發。至寨門。門開。公入舍下。驟卽廳中坐。眾賊環列其點者。卒眾羅拜。公問老奴安在。老奴君手也。以舊居麾下。故易職之。眾云暫出頃可至矣。又妬妬問今歲山中雨。陽禾稼若何。若良民何。作賊取屠戮耶。時酷熱。若父母妻子匿何所得。無苦乎。眾皆泣。公目熱甚。須少憩。令賊爲脫鞋。取水飲。或支櫈揮扇。餘四圍牆立。公熟睡。鼾聲如雷。賊驚異不知何爲。移時寤。又謾罵。君孚老奴。何爲久不至。豈有客至。不設酒脯者。君孚初意。公必以兵來。且懼見縿。故深自匿。及見公推誠無猜。趨出叩頭。訴所以激變。故公爲開陳利害。順逆許以招撫。約日而還。至日盡降其眾。

數千人。黃麻。蘚縣皆解嚴。朝珍上其事於朝。再命公知武昌。朝珍檄公畱麻城。公親厯郵落。度地形所宜。分立區保。籍其區之有勇力若火藥兵械者爲煙民。以慙者畏之。日遇警而集。蹤跡疑者。區長自逐之。容隱者同罪。於是前與君爭金龍。潛結爲賊者。皆隸煙民。樂爲用。秋七月。經書有緒。行遣武昌。當是時。金龍畱君爭所。君爭既無所用。金龍因縱之逃。與紙糊河賊鄒君爭合。公次岐亭。移檄東南區長。得二千人。率門下諸生數人督兵進討。駐望花山。君爭初謂公已還武昌。今忽聞以兵來。大驚退保山寨。公尋獲新反。未獲食少。利速戰。而我兵驟集。攻之不如困之。乃分軍拒其三

面度賊走必徑黃岡馬鞍山故不守而陰伏兵嶮巒間君申金龍果糧絕夜走馬鞍山過伏盡禽公坐山上受俘金龍縛急欲以妖術遁公手劍叱之術不得施遂斬其首捷至武昌朝珍持露布示寮屬曰人謂我不應用醉漢今定何如公酒無量嘗爲簾官與大吏抵掌論事時觴公公飲輒數十巨觥露幘揜袖酡顏瞋目而語吏人皆竊笑公酒狂及往東山或以爲言故朝珍云然也疏聞晉級八月調守黃州時荆岳兵事急公外輸供億內靖奸宄郡壞以寧十月江西賊犯湖口傍掠興寧蘄州戒嚴又演逆密布僞劄書湖北地復大亂陳鼎業合逃兵掠驛馬反陽遷何士榮反永寧鄉

劉啓業反石破周鐵爪鮑世庸反白水坂各擁眾數千人號稱十萬

萬遙連湖口。寧州諸賊約以十月上旬取黃州。遂及武昌漢陽高

山大湖烽火相望。城門皆晝閉。墟里寂無人。各鎮援兵悉隨大軍

進攻湖南。黃州餘吏民才數百人。至不能備。閻析議者欲棄黃州。

此真難措手時須看其

如何

妙計

退保麻城。公曰：黃州爲湖北七郡門戶。我師屯荆岳者數十萬。

水陸轉運取道於此。且瀕江而城控。制阻險前倚興寧。廬阜後壓天

堂。金剛諸寨。實東南關鍵。釋此不守。則荆岳有狼顧之虞。七郡成

瓦解之勢。所繫非僅一城已也。吾誓死不能去此。然吾坐困以待

不若相機進剿。猶可僥倖以圖存。賊勢雖眾。皆取士樂進止。若先

破士榮餘可不戰而下於是徵各區鄉勇又分守山隘令逃民不得入介賊別遣黃岡令李經政攻鼎業禽其父子陽遷平十一月二日率諸生及吏卒二十二人前進時千夫長百夫長李茂昇羅登雲吳之蘭以所部來會各區畏讀公檄皆感憤灑泣厲鄉勇以同讎之義漸次輜輶得二千人於是立什伍標旗幟號令明整卒如素習部署甫定謀報士榮已據黃土坳公遣登雲偕武舉張尚聖以偏師往偵自率大隊遂發七日尚聖等遇賊前鋒與戰賊小卻公疾馳抵尚聖營眾見公來歡謨請賞公無以應惟用言語意氣拊循慰勞眾感泣氣益增下春鄉勇大集有眾五千人屯宿金

寨下與賊對壘。八日黎明，士榮賊數萬自牧馬厓分東西兩路夾攻我師。賊皆手揮紅雜色旗，照耀山野。公著舊絨衣匹馬仗劍當營門立。見東路賊少，命登雲率千人禦之。自以大軍當其西，命尙聖攻右之蘭攻左。公衝其中，堅戰甫合，之蘭中鎗死。賊鬪益急，礮火如爆豆。著處皆穿，左右勸公盍少避。公叱之曰：「今吾死日也。敢言退者斬！」我軍見之蘭死，又被傷者眾，少卻而箇金寨後。民素爲賊誘，見我軍卻，鼓掌讙譙，袖出小紅旗，札摩磨公見勢益急，鞭馬徑前迴顧。茂昇曰：「我死可歸報張公。」茂昇恐失公，急發一矢，翦其天旗。我軍少進，茂昇被創倒。茂昇步射殺二人，鎗洞衷甲，乘他

馬以進。短兵相接。復手刃數人。而尙聖自右山繞出。賊後我軍急擊。盡斬其旗。賊遂大敗。士榮手長矛殿後。左臂斷。猶力戰。陷泥中。

遂破擒登雲。擊賊東亦追奔數十里。是役也。斬馘數千。山谷填溢。

參以補。乃。式。黃。則。事。以。此。兩。役。爲。大。

溪水盡赤。獲軍資器械無算。檻送士榮於朝珍。公得賊名籍。立焚

之。眾心以安。乘勝進至呂王城。茂昇等欲少息。公曰。白水石陂。諸

賊本以士榮爲盟主。今士榮既擒。諸賊膽落。捲甲疾趨。將自崩解。

所謂破竹之勢。不可失也。若淹畱晷刻。賊據險致死矣。時諸營才

午炊。公命盡覆其釜。以進。據鞍草檄。有能擒賊來獻者。重賞。授誠

者。待以不死。脅從而歸者。但閉門坐家。無軍器者。卽從賊。概不追

問身無鄉勇印號家藏兵仗卽良民亦誅死於是眾賊聞士榮擒既大悔懼及得檄書又知毀其名籍一時解散略盡師至白水坂鐵爪世庸等尙有親兵數百人欲保什子寨公已先令人守隘不得上脫身走君子十一日軍是惠等遣追盡擒之而石坡等賊亦皆平公駐黃市撫戢軍民東山大定散各路鄉勇歸農勒石黃市歧亭間班結師而還自出軍至是僅二十四日以鄉民數千破賊數萬不費公家粒粟不煩師旅徒手奮身摧鋒陷堅而奏膚功此近世所希有也當此時荆門岳湖燧火相望對壘連疆耕或交跡內患旣消邊圉孔固公之功在天下而不在一隅矣十四年春湖南

兵久不解。公于征斂轉輸重綴民力。而行間所需物用器什文檄
橫飛。旁午。紹繹。公哲躬自購造。不假胥吏。省民費。以千萬計。嚴飭
屬邑。禁游耗。絕私派。懲誣告。杜饋遺。以其隙招致文學之士。講論
過○則○是○
經學。興起廢墜。人若無兵。秋大饑。發廩賑。卹廣募輸積。嚴冬冒雪。
計口受賑。全活數萬人。十五年水旱流移。訛言復起。公謂人心易
搖。宜示以暇豫。與爲鎮靜。修治赤壁亭榭。日與文武寮吏。獻詠飲
射。其間士民相與慶曰。我公如此。吾屬何憂。又以秘計擒詰奸細。
撫定內黨。流釁頓息。會丁繼母李夫人薨。士民數萬人。伏撫軍轍。
門號咷。請畱制撫。亦心知公不可去。疏請奪情。公勉起視事。十六

年制撫以斬州上接荆武下臨潯吳南連大冶興國東鄰宿松太
湖水陸要區奏復江防道以公爲之三奏而報可公規復沿江墩
戍繕治戰艦練習水師計擒僞官渠溢江境肅然十七年遷福建
按察使士民請畱不得朝珍曰公去失吾所憑公條便宜十餘事
乘五輛小舟蕭然去楚去之日漸黃及旁郡人沿岸遮送至九江
者數萬哭聲與江濤相亂公亦垂泣不忍視十八年春抵閩時耿
精忠亂新定海寇犯漳泉四郡連數歲用兵徵役煩苦又數起大
獄繫滿囹圄每一卷牘糧重辟者輒至數百人獄皆已具公視
之怛然謂民命所關甯以獄旣成而可不慎乎時以親王主兵事

語聞王令公會滿漢大臣覆錄。公言通海數案所牽引半皆平民。
遂白王釋不問。或有持輕重兩可。公已盡得其狀。侃侃面折。不爲爲○按○察○使○此○事○稱○職○
屈。指庭下婦人孺子曰。此曹皆何辜。乃櫻斧鑽皇天。在上人命至
重。吾誓不能穢阿從事。王久聞公名。至是愈益傾折。每疑案字公
專訊。讞決明允。所生全以干計。其久繫得白貧不能歸者。皆給貲
遣。還淹滯爲之一空。未及甚遷布政使。閩地久駐兵。重資民力。亟
夫月計數萬公白。王軍人芻牧本有常役。今民困方殷。矧忍橫派
悉索耶。力爭免。或謂非所職。何自苦爲。公曰。設兵以爲民無民。
設兵何爲。調停者復議改折。公爭之益力。王卒是公言。嚮所科萃

夫數萬。一日盡皆罷去。民旣樂公德愛。凡軍中所需。乃益趨事恐。
後八郡正供。及江浙協餉。不下數百萬。皆司庫收。公大書揭庭中。
命皆應時收。正項外。不增銖黍。卽令原解官役。計項支撥。略無虧
累。署中薪米。不給至無衣可典。或終日一食。隨征滿漢大臣。朝使
者。有時來過。徑入臥內。或繞署閒行。曲房阿閣。無不歷覽。凡案問。
蛛絲鼠跡。一竹笥。貯朝服。一盒。備炊爨文卷書冊。數十束。此外都
無一物。咸歎曰。于公清苦天下第一也。外番貢舶。或有所獻。公悉
屏斥。或呈樣香。一艍。卽持還去。貢使皆囁指作禮。謂譯使云。
天朝洪福。我儕實未見此清官也。將軍制撫交章論薦。舉卓異。

九年春開府畿內去閩亦如前去楚時也駐節上谷郡邑吏望風爭自濯磨求稱公意會旱步禱時雨大沛禾麥重歧三穗民號曰

于公穗立保甲申約束緝劇盜懲豪強政大修舉所條上利病與

除前後數十事皆朝上夕報可語在奏疏中不具載二十年春督

理孝昭皇后梓宮前詣山陵過闕請陛見

上久知公清忠著有勳勞而魏公象樞又嘗特薦公眷倚特甚至
是聞公入見命侍衛持席於午門中傳諭巡撫年老不勝步宜少
坐公拜謝坐少頃入見賜坐賜茶問撫勦東山時事溫語移時賜
食於御書房賜內帑金一千兩天閒馬一匹既數日上御製詩

一章及御書手卷命閣臣宣賜山陵還過關賜鞍馬一匹馬上所乘也。益自是隆禮異恩不可殫紀惟上知公之深故尤重之。如○此○是○年○多○請○歸○葬○母○夫○人○得○俞○旨○數○日○命○總○督○江○南○江○西○單○騎○孤○裝○如○赴○羅○城○時○方○公○之○節○制○兩○江○也○初○被○命○卽○已○廉○得○陋○習○數○十○事○比○至○則○揭○之○通○衙○數○剪○除○豪○吏○大○猾○隱○蠹○舊○弊○神○明○洞○察○如○親○至○目○覩○墨○吏○更○日○數○十○驚○出○見○白○昇○偉○軀○張○者○輒○膽○落○謂○公○微○行○公○亦○數○微○行○以○實○之○檄○郡○邑○條○具○便○宜○皆○爲○興○舉○郡○邑○吏○更○無○不○畏○愛○趨○令○南○中○風○俗○素○侈○麗○厚○自○奉○美○服○游○冶○聞○公○來○公○私○皆○爭○衣○布○褐○布○褐○價○騰○貴○而○賤○綺○縠○文○繡○公○知○人○心○漸○卽○於○善○道○專○用○

德化誨導之。凡文議爰書。皆手自批勘。第其甲乙以示褒貶。自雞鳴至夜分不休。寢食爲廢。或勸之少息。輒曰。吾非不知食少事繁。養生所忌。第吾受國厚恩。兩江官吏多至千百。何可盡劾耶。所以爲此者。冀其見聞知警。歸於廉慎。吾雖盡瘁國家。所得不已。多乎。性善飲。至是累月不一醉。嘗中夜苦饑。索少米作糜。不得。遂笑而起。視事達旦。時上下覩遺都絕。端午日遣視察。吏無敢以黍角諸節物相餧者。童孺攜金錢過市門。交易而退。無敢欺吏。民安恬有歌笑。而無笞絃。有醉飽而無羞錯。商旅輻輳。關市流通。每一令出。父老扶觀。有謂之垂涕者。公之清嚴忠直勤勞。國家利濟民生。

者大較如此。二十三年春，被命巡海還護理安徽江蘇兩巡撫印。四月十八日晨起視事未出戶，疾作，召諸司語不及家事，端坐而逝。年六十有八。將軍都統察吏來至寢室，皆見牀頭敝笥中惟錦袍一襲，靴帶二事，堂後瓦甕米數斛，鹽豉數器而已。無不慟哭失聲。櫬歸，士民數萬人步二十里外，伏地哭江干。江水聲如不聞。公之得吏民之心，江寧人謂數百年來無能如此者。士民立祠於清涼山，如黃州之赤壁云。訃聞於朝，天子震悼，祭卹有加。已而上東巡還，謂內閣九卿詹事科道曰：「國家澄敍官方，首重廉吏。其治行最著者，尤當優加異數，以示褒揚。」故江南江西總督于成龍。

操守端嚴始終如一朕巡幸江南延訪吏治博採輿情咸稱居官清正爲今古第一廉吏應加褒卹爲內外大小臣工勸其詳加議卹以聞於是集議加太子太保謚清端廢一子入監讀書蓋上於公禮意盛隆初終間替由公以來士之以風節著者皆知慕倣公則貴獨公之爲幸也與公剛介沈毅強力多智正直自持不此下所引事亦一節不少回曲而諱事與機應變無方蓋其誠與才合識與力并故所至能集大勳而著令名焉初東山亂時劉君孚爲逋逃主黨羽甚眾公欲用其力而實患之會黃金龍就擒公亟典衣分俸得百金賞之眾皆不平謂君孚匿金龍何反被賞公曰金龍之擒實由君孚

密計君等不知耳。其黨以爲然。又見君等果得百金不讓。於是益疑君等實賣金龍。其黨各稍稍散去。而公又因以縱閒離其親屬。君等計益窮。遂鬱鬱以死。公嘗曰。人命至重。上天好生。自非精察確訊。若冤殺一人。便應以命償之。故多徒步獨行。或策蹇疾。驅雜田夫旅人。中值野籬茆店。樵牧童叟之語。以是疑情細事。無不如。屏燃燭照。遣使往察。事人亦不敢欺也。而往往蹙額哀矜。多所減宥。一日逮一盜。盜震悚甚。公曰。吾知汝已改矣。汝傳語若黨。改行與否。官必知之。質誅隨之矣。賜以酒食放歸。一竊者公訊之。口汝竊也。未至死。汝所知某某皆巨盜。罪應死。然能自新。吾亦赦之。

今釋汝歸語若輩羣盜聞之皆大畏斂跡閩囚數十人當斬公察知其枉白王王下其事獄詞六七返不決公度此終不得卽脫卽取囚出坐之階下與飲食去桎梏凡囚臨刑給食脫械眾囚謂卽死皆相對啼呼忽聞傳語冤已自白令歸復業乃驚喜不自持狂叫叩頭出血時滿漢吏方有事至公署亦感激雨泣自是羅織之風少衰當事聞囚已盡釋亦無以奪之也公之糾盜惟善用人所蓄游徼及降盜恆撫以恩威四方有盜此數人皆得來先白公帶間繫一布夾袋得盜名卽投其中自劇賊偷兒蹤跡畢具探袋中名勾捕無不得開府時袋已敝左右請去之公曰此袋昔貯盜今以

貯酷墨吏未可去也。公自言人見我發奸摘伏，疑有他術。不知皆
古人成法第因時宜行以誠心求耳。公每論事輒稱曰上帝式臨。
或曰天監在茲。蓋往往夢寐與神明通故其斷獄制事亦若有神。
相之者公軀幹修偉紅頰隆準美鬚鬢精神炯炯四映平居與人
赤壁有云望氣者曾見之兩數皆赤房之雲如神
交不擇貴賤談讌終日略不拘忌及當大事若羣議會獻有所可
否雖王公大人不爲少貶性極慈易而御物整嚴贊客故人有時
過存蔬食粢羹言娓娓不倦或當歡笑一語涉私卽正色斥詰諸
吏望公威若負霜雪及論說籌諮輒霽顏商確務盡事理以是雖
見嚴憚愈益親樂之凡公語言文字單詞斷紙皆可以感人心輓

習尚不悉載。載其與友人荆雪濤書言羅城事略曰：廣西柳州羅城偏在山隅。上司環繞山如劍，排水如湯沸。蠻煙瘴雨，北人居此生還者什不一二。土民有猺獞狖狼之種，帶刀執鎗，性好鬪殺。父子兄弟反目操戈，恬不知怪。順治十六年冬，初入版籍。成龍以十八年之官選授後親者，不以爲親；故者，不以爲故。行李蕭條，次清源同年生王君吉人所。其人慷慨好義，反覆開譬，謂粵西非吉祥地，夙知成龍家食尚可自給，勸之勿往。成龍時年四十五矣，然英氣有餘，私心自度，古人利不苟趨，害不苟避，之義何爲也？俯首不答。王亦默知其意，揮淚別去，抵舍，別母及妻兒，典鬻田屋，得百

金。牆。蒼。頭。五。人。頗。壯。勇。可。資。瀕。行。族。屬。老。稚。相。餞。歎。飲。至。夜。扶。醉。
就。枕。而。天。已。曙。矣。大。兒。廷。翼。爲。諸。生。已。久。猶。謹。朴。如。處。子。以。田。產。
文。券。歷。歷。付。之。但。命。之。云。我。爲。官。不。管。汝。汝。作。人。莫。想。我。而。已。拜。
別。先。祠。不。覺。腸。斷。門。內。外。但。聞。哭。聲。不。復。回。顧。此。時。壯。氣。直。可。吞。
猺。獞。而。餐。煙。瘴。也。行。及。湖。南。冷。水。灘。臥。病。顛。連。扶。掖。陸。行。至。桂。林。
謁。上。官。見。羸。體。伶。仃。驚。憫。特。異。皆。勸。以。善。調。治。勿。亟。赴。羅。城。抱。疴。
之。人。至。是。膽。落。往。日。豪。氣。不。知。消。磨。何。所。矣。病。幾。危。苦。孽。未。盡。不。
速。死。及。柳。州。稍。瘥。尚。不。知。羅。城。在。何。許。也。羅。城。與。融。縣。沙。翠。連。界。
行。至。沙。翠。遇。鄉。老。細。詢。之。乃。知。對。山。卽。是。羅。境。登。山。一。望。蒿。草。叢。

自無人行徑。繞山都似營壘陣場。瘴雲慘淡。苦霧淒迷。回憶同年。
生之忠告不置也。入縣中居民僅六家。宿漢壽亭侯廟。支牀周桓。
侯背後永夜不成寐。明日到縣廷。無門垣。草屋三間。東斷爲賓館。
西斷爲書吏舍。中闢一門。入亦屋三間。內廨支茅穿漏。四無牆壁。
鬱從中來。病不自持。一臥月餘。從僕環向而泣。了無生氣。張目一
視。各不相顧。無如咎孽未盡。死而弗死。乞歸無路。扶病理事立意。
修善以回天意。凡有陋弊。清察釐革。自以分死一官而已。命不殞。
累及僕從。黃瘦如壁。晝陰鬼相對而泣。莫能救。無幾何。一僕死。餘
僕皆病。成龍自忖一官落魄。復何恨。諸僕無罪。何苦貽累。叮嚀令。

各逃生一僕蘇朝卿仗義大言若今生當死於此去亦不得活棄主人流落他鄉卽生亦何爲餘僕掉頭不顧當時通詳邊荒久反之地一官一僕難以理事乞賜生歸當事者置之一笑而已無何蘇僕亦死其年逃僕歸家大兒續覓四僕來而三僕又前後皆死止存一僕晝夜號咷如風魔欲遣之則一人難以遠行且此僕歸則子身更苦無奈其思歸日切遂聽其浩然長往萬里惟餘一身生死莫能自主夜枕刀臥牀頭樹二鎗以自防然思爲民興利除害囊無一物猶獲雖頑無可取之貨亦無可殺之讎也事到萬不得已時只須勉強爲之中明保甲不得帶刀攜鎗咸遵無犯間有

截路傷命無蹤盜情必務緝獲隱昧情事盡心推詳必得眞實立時誅戮懸首郊野漸次人心信服地方寧靜而上官採訪眞確於是大事殺了解省小事卽行處決之通行羅城雖安而地與柳城西鄉接境其人祖孫父子生長爲賊申明當事輒以盜案爲難置之高閣竊自思漸不可畏身爲民父母而可使子弟罹殃咎乎約集鄉民練兵親督勦殺椎牛盟誓合力攻擊先發牌修路刻日進攻此未奉委命而擅兵自揣功成亦在不赦之條矣但奮不顧身爲民而死勝於殢病而死也渠魁俯首乞恩講和擄掠男女牛畜皆送還仍約每年十月犒賞牛酒敢有侵我境者竟行勦滅蓋

獵人不畏殺。惟以剥皮爲號令。而鄰盜漸息。至是上官採訪更確。反厭各州縣之請兵。不已報盜。不休爲多事也。嗣後官民親睦。或三日或六日環集問安。如家人父子言及家信杳絕。悲痛如切。已膚土謠云。武陽岡三年必一反。比及三年甚憂之。蓋人旣和謠。不驗矣。又云。三年一小勦。五年一大勦。比及五年。又復無事。而民俗婚喪之事。亦皆行之。以禮感之。以情羅城之治。如斯而已。自數年來。本非爲功名富貴計。止欲生歸故里。日二食或日一食。讀書堂上。坐睡堂上。毛頭赤腳。無復官長體。夜酒一壺。值錢四文。無下酒物。亦不用箸。快讀唐詩。寫俚語。痛哭流涕。並不知杯中之爲酒爲。

淚也。回思同僚諸人，死亡無一得脫。與言及此，能不寒心。赴蜀之日，益勵前操，至死不變。此數年之大概也。偶書寄以發知，已萬里一嘅。余昔過上谷，公自言一生得力在令羅城，蓋其澹泊之操堅危之節，始卒不渝。老而彌厲者，已預定於此。故余獨載此書，以見公之志焉。

新刻陳敬君士集中有楊繼宗傳

陳廷敬曰：異時吾陽城楊公繼宗，天下稱清白吏，所首指名者也。予爲史官時，陽城田侍御在京師，京師一老嫗往來侍御家，間嘗謫語云：某不愛錢，豈楊繼宗耶？楊公去嫗時三百二十餘年矣，而嫗能稱說之，蓋當時名聞天下。後世婦人女子，猶皆習聞其名，而

尊美焉。凡爲士者可不嚮慕乎哉？予感媼言而心識之。其後與衛文清公周祚、魏果敏公象樞布政畢公振姬數公者遊。數公天下之所謂廉吏也。皆晉人在陽城二三百里間。夫天下清白吏不易得。而爲世所指名者乃獨多在於晉。可謂盛矣。乃今又得于公。于公之清操偉烈。章章如是。千百年下。必有如老媼之稱楊公者。可無以余文爲也。獨是余公之鄉人也。旣多賢人之迭出於其鄉。而又嘗職在史官。親見聞公之行事。廢名臣之烈。涇鄉先生之蹟。皆莫重焉。故次敍之。傳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生賢人之鄉。而志其操行。亦將以爲取斯也。

于清端公清苦如海忠介才智如王文成治盜方略在有趙廣
漢張綱之長而拊循罷民又不減召父杜母之治績明良相遇
恩禮始終則又古人之所不及矣文用全力寫次雖過於詳密
而道鬱古茂如讀班范二書。後幅數小段似可刪然傳末謂
并其軼事載之故亦愛不忍割第汰其稍冗者五六十行此傳
體裁詳密氣味古雅分之各段有小結構合之又成一大結構
左傳班書皆係此體近世講古文者只解淡寫空描不能明微
實敍大人物何由見于後世耶亟須讀此等文以救之

○○張太恭人傳

張太恭人者。德州人。通詩春秋傳及羣書。嫁爲田大夫妻。大夫順治中以進士知麗水。有能名。卒於官。恭人取廷中牘籍。勾稽檢覆。所見者人所居者召管庫。謹視賦猶所入。曰。代者至。則必以是淹吾行。吾貧不能賂。庶謹備之後代者至。果以爲言。恭人牒太守。請自臨督太守王君來坐縣堂上。恭人身自立堂下。見太守顧家僮持籍以進。太守按籍。閑所出入。無一舛漏者。代者屈恭人。得以大夫襯行。當此時。恭人提其孤歸。數困於強豪。孤零予友也。爲予言曰。娶母師也。一室之內。十年之間。午夜篝燈。紡績聲。讀書聲。哭聲。三者而已。予聞之。

泣。泣然不自止。其後娶需先後成進士。娶填撫三吳。移撫黔。需在翰林。震亦以文行選入太學。皆恭人所自教。年七十七。凡四晉封以卒。恭人能文章。工詩。詩成輒焚棄。謂其孤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詩之教也。孤弗敢弛。然猶傳其姑茶吟三十首。詠歌於士人。世之自以為能詩者莫能及也。文多後悉取其橐燔之。今著其存者一篇。蓋恭人年七十時。里黨爲恭人壽。恭人以戒其孤之辭辭曰。示娶輩。女昨來言里中先進學校鄉曲諸君子父老謀欲醵錢置酒筵。合諸名家文詞。張屏帳。如前歲壽蒲太夫人事。將以壽吾者。此親串盛心洽比雅事。吾烏能無感。然自度有甚不可者。今得詳。

爲女曹言之。按禮婦人無夫者稱未亾人。凡吉凶交際之事不與。
亦不爲主名。故春秋書紀履綸來逆女。公羊傳曰。紀有母。何以不
稱母。母不通也。何休學云。婦人無外事。所以遠別也。後世禮意失。
始有登堂拜母之事。戰國時嚴仲子自觴攝政母前。且進百金爲
壽。蓋任俠好交之流。有所求而然耳。豈禮意當如是耶。吾自受父
之歿於官。攜扶小弱。千里歸櫬。含艱履戚。三十年餘。閭戶緒續。以
禮自守。幸女曹皆得成立。養我餘年。然此中長有隱痛。每歲時。腹
臍兒女滿前。牽衣嬉笑。輒懷悴心。動念女父之不及見。故或中坐
歎息。或輟箸掩淚。今一旦賓客填門。羊酒塞路。爲未亾人稱慶。未

凶人尚可以言慶乎三十年吉凶交際之事不與知而今日更強我爲主名其可謂之禮乎處我以非禮不足以爲慶適足增我悲耳且我何可以蕭太夫人比也蕭太夫人年躋八十於古謂之上壽蕭封君卽世不過十餘年爲白首夫婦女父之亾晉年未四十今更三十一年亦僅古之中壽耳何可以蕭太夫人比且其子侍讀君居里已十七年德望高善行被於鄉黨鄉黨德其子而慶及其母宜也汝曹中外薄宦偶歸里闈無善及人而亦偃然受鄉先生里父老之捧觴拜跪其又何以爲情頃者米價翔湧邑井蕭然親故素多貧乏若復合錢市纂爲未亾人進一日之甘未亾人更

草。冥。是。懼。矣。女。曹。官。於。朝。宜。曉。大。體。其。詳。思。禮。意。以。安。老。人。之。心。
爲。我。先。事。而。婉。辭。之。惟。勿。忽。也。其。遇。事。引。經。傳。以。合。乎。大。道。類。若。
此。此。皆。其。可。爲。傳。者。也。贊。曰。初。廷。敬。嘗。私。怪。雯。在。京。師。時。獨。久。從。
余。游。日。以。其。所。爲。詩。若。文。來。廷。敬。居。西。街。雯。亦。從。西。街。居。既。乃。知。
恭。人。之。教。命。然。也。昔。敬。妻。見。文。伯。之。友。降。階。却。行。奉。劍。正。履。召。而。
數。之。以。其。所。與。游。皆。媚。事。已。者。文。伯。謝。而。擇。友。引。旌。攘。捲。親。饋。事。
之。甚。至。君。子。謂。文。伯。之。母。備。於。教。化。予。於。友。無。能。爲。益。然。亦。自。信。
非。媚。事。人。者。是以。恭。人。樂。得。爲。其。子。友。與。若。子。與。氏。見。俎。豆。揖。讓。
之。事。而。悅。之。母。曰。此。真。可。以。居。吾。子。予。不。敢。援。是以。爲。比。也。恭。人。

之賢。豈遂遠於孟母也。

此傳前只詳敍一事。後乃備錄一文。于事見其通變。于文知其守禮。皆可爲百世楷法。

○○翰林編修汪鈍翁墓誌銘

康熙二十九年十二月十日翰林編修汪琬卒。明年其學者爲狀。以其孤書館走京師。乞銘於其友人陳廷敬。曰先生治命也。公毋辭。予是以不辭而銘。先生字茗文。又字鈍庵。晚而天下學者皆稱曰鈍翁。云順治中廷敬在翰林。大宗伯端毅龔公以能詩接後進。先生與今宰相合肥李公天馥。今戶部侍郎新城王公士禎。吏部郎中潁州劉公體仁。監察御史長洲董公文驥。及海內名能詩之士。後先來會。顧予亦以詩受知龔公。日與諸子相見於詞場。先生初見予詩。大驚語新城曰此公異人也。蓋是時予年踰弱冠矣。先

生雖以詩與諸公游。實已歸然。攬古文魁柄。自立標望。抗前行而
排後勁。曠鋒踏堅。騰踔萬夫之上。予旣感先生知已之言。又方年
少志銳。雅不樂以詩自命。至是始學爲文。先生○持○謹○此○商○指○語人曰。我固
以爲異人也。葬公既歿。諸子或散去。或畱其後。先生以戶部主事
病免歸長洲。廷敬嘗侍。

上禁中問今能爲古文者誰。輒舉先生以對。先生方臥堯峯。不
肯起。學者又皆稱堯峯先生。王公以戶部郎中召見。懋勤殿○廷。日廷
敬與俱來。各以所爲詩來。旣進見退。畱○臣問士禎學行。明日改翰
林侍讀。自是上銳意鄉用文學之士矣。詔舉博學鴻儒。廷敬遂

奏疏薦先生。兵部尙書宋公德宜亦別爲疏同日以薦而余以母夫人憂去京師。有司致迫先生以來。實康熙十七年也。明年詔試上親拔其文授翰林編修。與修明史。先生旣以道德文章爲已任。由是有側目之者。益思歸故山。在史館六十日。撰史稿百七十五篇。杜門稱疾者一年。以病免而歸。歸十年而卒。年六十有七。始先生以孤童自奮。讀書一目能五行俱下。盡三編不忘。順治十一年。經魁其鄉。明年舉進士。時進士觀政於諸曹。先生以二甲得通政。未幾假而歸。研古篆辭。一掃絕今文匱跡。嘗慨然念前明隆萬以後。古文道喪。追溯宋元以上。唐韓柳宋歐蘇范明之唐應德王道。

思歸熙甫諸家蓋追宗正派而廓清其夾雜不醇者卓然思起百
數十年文運之衰此先生之志也自戶部福建司主事分司大通
橋歲滿進雲南司員外尋改刑部河南司遷山西司郎中以例降
北城兵馬司指揮轉山西司主事遷權江寧西新倉還而歸
臥堯峯也凡職事之餘無敢之次無時不以古文自娛而四方賢
士大夫苟知文之可貴求爲金石鏤刻傳敍之作以示後裔附不
朽者惟先生是歸先生由文見道務爲經世有用之學故向所歷
京朝官及一再分司皆有名蹟可稱紀爲刑部郎時河南巡按御
史覆奏部民張潮兒手格殺其族兄生員三春罪當死詔法司
更覆奏部民張潮兒手格殺其族兄生員三春罪當死詔法司

核議。先生以潮兒母先爲三春所殺。宜下御史復訊。爲復讎論引律文。祖父母父母被殺而子孫擅殺行凶人者。杖六十。又引罪人本犯應死。而擅殺者杖一百。爲據他疑獄必援經附律。務毋枉縕降而爲兵馬指揮也。不變易剛直。閩學某公欲并其鄰人居會鄰人之母自經死。閩學欲因以重其罪。巡城御史故閩學所取士也。以之屬先生。先生卒辨其枉誣。閩學怒。必欲置鄰人於理。先生毅然爭於同官。同官欲上聞。事乃得解。旗人與民爭。縛民至司。其黨數十人。皆偃仰臥踞廳事中。官出視事。岸然屹不動。先生舉手讓眾人。厲聲言。曲在民。當盡法。若曲在旗。敢厲民乎。卒直民而懲旗。

人關壯繆廟道士弟子爲人所殺無主名禱於神神告以夢鞫一
瞽者得其情其人匿西山中雜遝徒黨與督索之遂正厥辜道路
死暴尸者親爲收瘞笞治奸民之以假命噬人者懲豪家奴以勢
凌脅人者當任滿且去空北城民炷香於道提酒漿送者填溢衢
巷當道大官呼殿至者擠塞不得行問之曰民送兵馬司也兵馬
○唱○嘆○有辭○
司秩卑而職冗士大夫左官於此往往偃蹇不屑其事故前此無
得民心至去時請畱遺愛如先生者也及再入戶部部設左右餉
司先生在左司尙書王公宏祚以郎拜侍郎晉秩正卿故嘗物色
諸郎雅重先生曰君異日當繼此席也先生亦感王公言盡心郎

事勾核遞年存貯錢糧得移文十四司及右司會戶科都給事中
姚君文然疏言夏稅以五六月秋糧以九十月請下部察糧項果
足充一季兵餉則緩徵實便於是先生大集諸司躬日夜會計得
存貯銀二百四十萬兩有奇以復於王公曰兵餉可以無虞而緩
徵可行矣退而緝其遺意撰爲兵餉一覽書成朝議格不行書置
篋衍中先生曰異日有爲緩徵之政者吾書可取而視也議民輸
糧加漕贈外五米十銀爲官收官兌法而旗弁之橫息議裁吳三
桂兵餉以充國用而強藩之勢沮其端皆先生發之分司於北則
條議三閩及車戶利弊數事分司於南則上其羨餘金如一千皆

洗手蒞事。有潔清名世徒目先生爲文章之士。豈知其施於用者。卓自持守。樹立有如此哉。先生性狷介。雖交游天下。賢人文士。而庸眾人往往不悅其所爲。深中者尤忌畏之。以故自登仕籍前。後退而閒居者二十餘年。雖其不合於流俗。亦先生泊然有以自樂於中也。自吏職歸也。日手一編書。窮年矻矻。若爲諸生攻苦者。客問之曰。吾老猶冀有所得也。四方賢士從遊。請業者日益衆。爲設科以誨之。使學者悠然以得快然以解。如春風時雨也。世有知先生所張設於時者。如彼豈知其歸而老也。以其所自得。使人各得其所得。有如此哉。以先生之才。所施於隱見之際者。於世賢豪。

之士不無觖望。而先生之所自得者固亦已厚矣。惟上重念文學砥行之儒。嘗論本朝人物。首稱數先生。則先生之所以自得者。亦不可謂徒然已矣。予自踰弱冠與先生游。旣數年而別。別而復合。又別十年而先生歿。始終之際。先生惓惓於予者。是豈可漠然忘於心也哉。先生先世徽州人。明初葉遷蘇州隸衛官籍。曾大父禧。萬歷丙子舉人。贈中大夫。江西右參政。大父起鵠。贈參政公。第三子有文名。父膺。天啓丁卯舉人。贈奉政大夫。刑部郎中。妣徐贈宜人。先生喪父方十有一齡。家貧自立。爲世大儒。賢矣哉。子男五人。長筠。諸生。次衡。廩生。次穀。詒廩膳生。次景。蘇。孺女。

四人皆嫁士人其學者顧君希詰實爲狀賢而有文者也銘曰
生不變舉顯且顛仕以樂行否已焉退斯進學文乃傳惟汪夫子
僉謂然五湖欽心嶽嶽賢斗杓所建四氣旋漢津海梁迴狂瀾霧
霧披抉光晶穿末流俗學相夤緣取青媲白子所憐遺經獨抱老
愈專迺如一手隨百川生徒婉變相後先宗麟集翼風氣還天長
地極元會殘斯文不沒星芒寒鄙夫斯寬薄者敦我光銘石永不
鐫

鈍翁先生國朝古文第一手也故起首從交情說起而第二段
特表其文語極鄭重卽其政事卓絕處亦從文章推出故中間

極爲揚厲而指歸仍自判然末言有所自得則更進一層矣文筆雅健清遒亦極似堯峯集中得意文字

○故中憲大夫江西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塗公墓誌銘
順治六年歲在己丑寇犯上黨河南兵備副使分巡河北道容宇
塗公死於其職

天子加恩卹贈光祿卿諭賜祭葬於鄴廢其一子曰應泰入監讀書初出知江南廣德州用薦擢知福建汀州府遷長蘆都轉運使厯湖廣布政使司參政分守湖南道陝西按察使司廣西右布政使以墨誤去任起補江西按察使司坐小法免公爲人質直坦易而勇於有爲起家州郡厯階兩司所在有能聲其大要在弭盜息民折衷於剛折柔廢之間雖不爲鉤距擿發之行而豪右兼并奸

究竊發輒捕鞫無所容其有不便於民者如疾痛疴癢之在身必

求蠲除而後已此日鄙沮格成例齟齬上官不顧也

知汀州時海氛方

巖山寇乘閒刦掠公率鎮兵四出討賊巨寇奸猾斂跡不敢入境

一郡晏然秦中鎮兵儼悍難制番人肆虐尤甚公至按其驕橫者

置於法鎮將亦屏息聽命莫敢枝梧湖南寶慶衡永三郡舊食粵

鹽相距郴嶺道遠價貴民多食淡者公爲力請得改淮鹽著爲令

夫人之才如水也刃也均掌之水不能運芥舟族庖之刀不能中

肯綮公所守多劇郡又乘兵燹蹂躪之餘於閩中總攝巡道司馬

別駕司李諸事於九江又兼署驛傳鹽汎藩司諸篆當是時獄訟

翰書徵發期會鱗分蜎集拙者當此袖手憚傷而公泛應猝辦處之若無事如利器之發新硎江湖之負大瓠茫茫乎其無津涯也恢恢乎其有餘地也非夫內重外輕神定天全而才餘於事者其能勝任而滿志耶公行三字天交世居遼東鐵嶺衛祖諱必遠天啓甲子舉人陝西宜君縣令父光祿容字公諱廓皆以公貴覃恩贈中憲大夫如公官祖母孫氏母王氏暨公原配完氏俱封淑人繼配金氏崔氏汪氏子二中進邑庠生中始太學生女二長適庠生朱中山次適候補縣丞張國琦孫三錦鉉奎孫女一卒於康熙三十三年甲戌三月初十日春秋七十有二越三載卜兆於都城

東便門外高北店之南原孤中垣具行狀請銘於余余惟公光明俊偉之概磊礧果毅之才治行卓然可方兩漢諸良吏皆不容無傳也乃爲之銘銘曰

佳城巒巒漳水蟠忠魂來遊驂紫鸞。南州巷哭留餘酸。山河氣壯隨朝元。有子鵬鷟登大官。素絲五馬垂朱繁。統轄郡縣多凋殘。龔黃爲易公。爲難精強緣數招。腎肝腰懸弓。輾身據鞍福我人民擢豪奸。晚乃斂退才未殫。太行北走紛巖巒。如堂封閉松楸寒。撰公遺蹟鐫琅玕。藏之幽龕永不刊。

此題入他人手洋洋可以數幅此只以一段了之而議論復多

于敍事其操縱伸縮皆非凡手所能而文品亦于是爲貴

○吳梅邨先生墓表

蘇州郡治西南三十里西山之麓有壠翠如者詩人吳梅邨先生之墓也。先生宦達矣行事卓著於官而以詩人表其墓者從先生志也。先生諱偉業字駿公晚自號梅邨五世祖凱前明永樂間舉孝廉官禮部主事年三十以養親乞歸遂不出世稱貞孝先生高祖愈成化進士官河南參政並見吳中先賢傳世居崑山曾祖南以善書授鴻臚寺祖議始遷太倉父現能文祖父皆受先生封爲中憲大夫先生少聰敏年十四能屬文里中張西銘先生以文章提唱後學四方走其門必投文爲贊不當意卽謝弗納有嘉定

富人子竊先生塾中橐數十投西銘。西銘讀之大驚。後知爲先生作。固延至家。同社數百人皆出先生下。弱冠舉於鄉。爲崇禎辛未科會試第一人。廷試第二。授編修。是時年二十三耳。制辭云。陸機詞賦早年獨步江東。蘇軾文章一日喧傳天下。當時中朝士大夫皆以爲不愧云。崇禎中黨事尤熾。東南諸君子繼東林之學者。號曰復社。虞山以東林之末響爲復社先。而先生西銘高弟也。西銘旣爲復社主盟。先生又與西銘同年舉進士。故立朝之始。遂已大爲世指名。當是時。淄川張至發。烏程黨也。繼烏程而相剛。復過烏程。先生始進卽首劾淄川奏雖寢不行。其黨皆側目頃之遷南京。

國子監司業時黃道周以事下獄。先生遭監中生涂某貸表至京。
塗伏闕上疏申理道周黨人當軸者以爲先生指使將深文其獄。
以中先生會其人死乃已。旋奉使河南封藩丙子典試湖廣當時。
號得士尋遷中允諭德丁嗣父艱服除會南中立君登朝一月歸。
本朝初搜訪天下文章舊德溧陽海寧兩陳相國共力薦先生以。
秘書院侍讀徵轉國子祭酒尋丁嗣母憂歸於家時年四十五先。
生旣無意於時年力尙強閉戶著數千百言而尤以詩自鳴悲歌。
感激有不得於中者忘寓於詩時東澗在虞山先生居婁東皆以。
詩倡海內海內宗之稱吳中二老余生稍晚不及見兩先生讀兩

先生詩如授教焉虞山之後無聞矣。而先生令子給事中曠以詩
世其家。甲申余薦於朝遊余門與論詩相得也。丙戌冬丁其生
母朱安人艱將合葬泣而來請曰先人治命云吾詩雖不足以傳
遠而是中之寄託良苦後世讀吾詩而能知吾心則吾不死矣吾
死以巾服殮吾性愛山水葬吾於靈巖鄧尉間碣曰詩人吳梅邨
之墓足矣不者且不孝豈不忍違先志敢請一言以表之按先生
生明萬歷己酉以康熙辛亥卒年六十三元配郁氏先卒子三曠
曠皆朱安人出女子九人朱安人以康熙四十五年丙戌七月
二十六日卒與郁夫人皆祔葬於先生之墓是爲表

梅邨與牧齋皆以文章著，碩失節。本朝然牧齋生平人多訾之。梅邨則人悲其遇而猶諒其心。讀此文一起一結，固了了見大意矣。敍次修潔文格，在歐王之間。